




戏水长流

鲍世远著

上海老作家文丛 · 第二辑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老作家文丛

· 第二辑 ·

鲍世远著

戏水长流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戏水长流/鲍世远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 1
(上海老作家文丛)

ISBN 978-7-5321-3998-9

I. ①戏… II. ①鲍…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6008 号

责任编辑: 乔 亮

特邀编辑: 高彦杰

美术编辑: 王志伟

戏水长流

鲍世远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238,000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998-9/I·3085 定价: 3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编辑说明

《上海老作家文丛》是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的丛书。出版上海老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是为了展示上海老作家在文学园地孜孜不倦、辛勤耕耘的创作成果。

本辑为《上海老作家文丛》第二辑,共9种,包括方艾的《方艾影视剧选》、王智量的《一本书,几个人,几十年间》、圣野的《圣野短诗自选集》、田遨的《心痕与履痕》、叶元章的《静观流叶》、冯增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稿》、倪蕊琴的《俄国文学魅力》、雁舒的《玫瑰为你开放》、鲍世远的《戏水长流》(以姓氏笔划为序)。这9部作品都具备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理论以及文学回忆录等多种体裁。

上海市作家协会计划每年推出一辑《上海老作家文丛》。

上海市作家协会

2010年12月

序

刘厚生

本书作者鲍世远同志同我是将近六十年的老朋友、老同志、老同行，他约我为这本回忆上海解放初期戏曲改革工作的散文集写序，我没有任何犹豫，立刻高兴地答应了。坦白说一句不伦不类的话：就像穆桂英说“我不挂帅谁挂帅”那样，我内心深处竟然有一种“我不写序谁写序”的感触。

当然不是因为书中多处提到我，那都是令我惭愧不安的。我是感到，一来当年上海的“老戏改”们越来越少了，而且有些同志身体欠佳，如宗政文同志视力衰退，龚义江同志不良于行，等等；二来我既对上海当时情况比较熟悉，又已调离上海多年，远在北京回看上海，多少可以客观些、冷静些，又不容辞也。

然而当我把原稿浏览一遍后，我又感到冷静不起来了。世远写的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那些故事，大部分我都是参加者或知情者，所写的人物也大都是我的老领导、老师长、老朋友或老熟人。五六十年的往事，有些原已淡忘，有些也许久未想，如今世远以他惊人的记忆力具体细致地描绘出来，使我立时缩短了时间距离，好像又回到我们二三十岁“风华正茂”、又忙又乱又热情积极又相当公式概念的年代中去。我感到亲切、温馨，又常

常想到我们的幼稚、浅薄。世远不是写史传，更不是做总结，他只是为当时亲历者写些回忆或散文，真实可信，不仅能够引发我们这些“老戏改”的回顾杂念，就是现在的老艺人和老观众们，读了这些散文，当也会触发多少沧桑之感吧。

由此我却又想到，这样的书，相当漂亮的散文，总不能只给我们这类“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的老家伙们提供些怀旧的材料，总应对现在的青年人、台上的和台下的从艺者、观艺者乃至管艺者，能有些有益的作用吧。

真是有作用，跟任何回忆作品都有史料价值一样，本书也不例外。因为是散文性的回忆，其中更多是具体的、形象的难得史料。第一个大例：在《剧团支内》一文中，作者记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上海在三十多个越剧团中，动员了前后十九个团支援西北几省以及江苏、福建、浙江等地。这是越剧史上的大事，有得有失，有成有败。文中提供了一个现在已很难找到的详尽名单和时间，相当宝贵。再举一个小例：他书首文《“三楼观众”成了“老戏改”》中，世远不经意地写出一件轶事：多年前，盖叫天在上海演《洗浮山》，“李少春连看三场，一天换一个座位，今天前座，明天边厢，后天座。他对别人说，看盖叫天的戏，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美的”。几句话写出了前辈的精湛艺术和后学的虚心观摩，生动而且深刻。全书中类此史料可说比比皆是。

再有，书中多篇文章都忆写了五十年代初期上海连续三年举办三届戏曲研究班，两次春节戏曲竞赛，这确是建国初的重要工作。前者主要对戏曲工作者进行政治启蒙和文艺思想的培训；后者则是促进戏曲剧目在文学艺术实践上的改进提高。前者是着重改人，后者意在改戏。作者不是写工作报告，但终是提供了戏曲工作经验。一直到现在，我们还经常举办各种培训班

和各种节庆竞演,可见经验介绍和积累的必要。

本书还有一个特点是人物的描绘介绍。全书七十二篇文章中重点写人的竟占半数以上,可见分量之重。这个特点本身还有一个特点,即不仅写了许多常见的著名演员如周信芳、盖叫天、袁雪芬等等,更着重写了许多不为社会熟知、但贡献很大的人物。世远写了上海文化局早期六位局领导:夏衍、于伶、陈虞孙、徐平羽、孟波和李太成(他们也都是我的领导)。前五位都是文化名人,但从局长角度写他们则很少见。李太成不算名人,但做局领导却时间最长,贡献更深远。世远着力写他们,很使我感动。另一方面,他写上海沪剧团老团长陈荣兰,长期做剧场管理工作的老黄牛蒋柯夫,评弹老作家陈灵犀等等,其意义不仅在于推出舞台背后的不知名英雄,更是让人们知道戏剧和曲艺艺术的集体性、复杂性、融和性。对于舞台艺术,他特别介绍了张骏祥、黄佐临、杨村彬、朱端钧等话剧大导演导戏曲剧目的故事,为什么请他们,他们发挥了什么作用,这是可以令人深思的。

世远心存厚道,他在诸篇文章中很少提到我们那时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其实是不少的。他只在《漫话“戏改处”》一文中讲了一件事:1952年上海二十几个越剧团联合演出一个配合“三反五反”的戏《千军万马》,结果是台上千军万马,台下单枪匹马(观众少)。这确是事实(我当时是副处长,负有重大责任)。类此“左”的乃至粗暴的事例,比如抗美援朝时多演抗秦援赵反历史主义的戏,比如文艺整风运动中对不少同志的错误批判等,实际上也是史料,也可以写些散文,不一定感到温馨,但可有助于清醒。

上海确实是海,仅仅一个戏剧界,可忆可写的素材就是写不完的。上海搞戏剧工作——尤其是搞戏曲工作的老人常常茶

叙,我希望世远以及其他老同志们,一边神聊,一边提笔,我相信必定会从回忆中挖掘出更多珍宝的。说句大话,这不也是对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大庆的绵薄之献么!

2009年3月

目 录

序..... 刘厚生

第一辑 蓦然回首

- “三楼观众”成了“老戏改” 3
- 当年上海戏曲界 8
- 漫话“戏改处” 12
- 从“春节竞赛”到“戏剧节” 20
- 义演捐献 24
- 首届全国戏曲会演 28
- 文化局长印象 32
- 剧团支内 49
- 纪念梅、周百年诞辰 53
- 思念大师 57
- 盖叫天与“复盛居” 60
- 俞振飞先生二三事 62
- 恨不生为苏州人
——曹禺与苏州评弹 64

张骏祥执导《罗汉钱》	66
应云卫与戏曲艺术	70
朱端钧与沪剧现代戏	72
黄佐临的宿愿	74
谢晋与越剧	79
杨村彬执导《蔡文姬》	82
岑范：票戏到导戏	85
郑拾风神采	88
戏曲“乳娘”郑传鉴	92
袁雪芬演《祥林嫂》	95
丁是娥真情唱心声	100
一生努力的顾月珍	105
芳洁脱俗、锐意创新的尹桂芳	109
徐玉兰三演贾宝玉	119
戚派艺术通俗美	121
唐耿良《三国》新说	124
好角色姚荫梅	130
评弹一支笔——陈灵犀	134
麒派鼓师张世恩、张鑫海	138
“麒派花旦”音容永在	146
戏曲画家高马得	148
爱戏如命老两口	154
何慢、龚义江与《粉墨春秋》	158
剧本创作座谈会（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三日—二月十三日 北京）	166
在晋、闽、川、宁看戏	173
忆演出家蒋柯夫	184
怀念陈荣兰	189

老友长相聚	195
-------	-----

第二辑 艺海变迁

天蟾舞台	205
辣斐大戏院	208
卡尔登大戏院	211
共舞台今昔	215
新光大戏院	218
文化广场四十年	221
抗战激情大演出	
——记蓬莱大戏院	224
“仙乐”的变迁	227
黄金大戏院	230
“恩派亚”起家，“金都”发家	234
“张园”漫忆	237
“双星”闪亮的岁月	240

第三辑 渐入佳境

渐入佳境	245
一剧难忘	
——忆周信芳、俞振飞合演《打侄上坟》	248
赏“梅”留芳	250
艺坛并蒂花	255
绍剧两功臣	257
甬坛恋情	260
捧角儿	262
听书长智	269
病中情	271

功夫在书外·····	273
弹词开篇《一粒米》·····	275
“笑”中求真·····	277
孤本电影·····	279
语出愁肠分外真	
——京剧《将相和》唱段欣赏·····	281
采药老人咏叹	
——京剧《杨门女将》唱词赏析·····	284
悲情凄怆“叹无后”	
——京剧《打侄上坟》唱词赏析·····	286
我演“人物派”·····	288
凉亭一孤老·····	291
后记·····	296

第一辑 蓦然回首

“三楼观众”成了“老戏改”

1932年，我八岁，父母亲带我到上海观看梅兰芳主演的《宇宙锋》。我第一次看梅兰芳的戏，就引起一点争执。父母亲 and 一同看戏的几位亲戚，都说梅兰芳是男人扮演女性角色，但我就不相信。舞台上的梅兰芳，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一唱一吟，完全是个女人形态，怎么会是男人扮演的呢？尽管亲友们一再说明，我仍坚信梅兰芳是女的，说梅兰芳是男的是在哄骗我。

直到后来，我从报刊杂志上看到梅兰芳的生活便照，这才慢慢相信梅兰芳确实是个男人。我想，一个男人怎么会演女人让人深信呢？

这个观念的转变，对我的思想影响是不小的。最主要的是，使我感到京剧艺术的魅力竟有如此巨大，梅兰芳的表演艺术又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不久父亲买来梅兰芳的一些唱片，有《太真外传》、《霸王别姬》等等。我反复欣赏，慢慢地我被京剧艺术迷住了，成了小戏迷。从开始听梅兰芳的唱片，我又听马连良、余叔岩、周信芳、谭富英、言菊朋的演唱。不但听唱片，而且跟着唱片学些唱段，成了“留学生”，就是说，我是跟留声机学唱京戏的学生，岂不是“留学生”了吗？

我在上海复旦附中读书的时候，有一次班级举行联欢活动，我居然上台清唱了马连良在《甘露寺》中的著名唱段：“劝千岁，杀字休出口……”

从听唱片、学唱京戏，我更喜爱到剧场看戏，看戏比听戏的效果要好得多，直接与演员交流，感染力也强得多。

可是，我一个穷学生，哪有钱能够成为剧场里的常客呢。但是，看不到戏，我又感到十分失落。

从当初看梅兰芳的《宇宙锋》，我被梅兰芳的表演艺术倾倒；从开始不相信梅兰芳是男扮女装，到坚信他是个男人，我之所以成了京剧小戏迷，只能这样解释：是梅兰芳的高超的表演艺术，是他刻意勤学苦练，是他继承前辈艺术家的优秀传统，经过自己的创造革新，才能出现深受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梅派艺术”，为中国的京剧艺术的发扬光大，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

我从喜爱梅兰芳的表演艺术，逐步发展到爱看老生、花脸（净角）、老旦等的戏。武戏虽然很热闹、紧张，但是要欣赏声腔艺术，不能不看老生和花脸的戏。

没有钱去看戏，怎么办？

从前，上海的几家专演京戏的剧场，像天蟾舞台、中国大戏院、黄金大戏院等，上海和北京等剧团的好角儿，总在这几家剧场演出，而且这几家剧场有三楼座位，票价相对比下面的要便宜得多。要想看戏，又能省钱，就得上三楼，这样，我成了“三楼观众”中的一员。

“三楼观众”因为剧场出售最低档的戏票，就很符合那些“穷开心”的老工人、店员、学徒和学生们的要求。

我懂得，“三楼观众”的档次并不低，他们看戏也并不“野”，他们的人品也不低，有时候他们喜欢有点“野”，但“野”得蛮可爱。每当名角上场，一声“碰头好”，从空而降，仿佛远山传声，深谷回荡。这是楼下观众所感受不到的。名角对“三楼观众”特别厚爱。有一次，谭富英演《定军山》戏演毕，谢幕时他抬头

拱手先向“三楼观众”致意，这下“三楼观众”可激动啦，齐声欢呼，久久不能平息，你能说“三楼观众”“野”吗？

“三楼观众”有三多：戏迷多、行家多、劳动者多。我挤身在这些多情的观众中，先当见习“三楼观众”，也感到特别自在。有好角儿来上海演出时，我赶早去排队买票，买好票，离开演一小时前，带了大饼油条去抢三楼的前座位置。有一天，我抢占好天蟾舞台三楼的前座，邻座是一位头发灰白的老人，他看我啃吃冷大饼，忙递过一只葱油饼：“小伙子，吃热的。”这样，我们就攀谈起来。

老人说：“我烟不吸，酒不沾，吃穿不讲究，但戏不可不看。看好角儿、好戏，浑身舒服，晚上睡得香，白天劲道足。”

我问：“都买三楼戏票？”

他说：“可不，当了三十三年的三楼看客，你别小看三楼，声音总是往上跑，角儿的演唱，三楼听得最清，角儿的一招一式，三楼看得最准。我年轻时看连台本戏、猴戏、武戏，现在爱看老生、花脸戏。”

后来，我多次和这位老戏迷不约巧遇，谈话就多了。他告诉我：“戏看多了，懂得点门道，比方说，《洗浮山》北派与南派演法不大相同，余叔岩、杨宝森都唱过，但都没有太多的身段，盖叫天的演法，出场时的‘趟马’和探山时的‘走边’，那真漂亮。记得在更新舞台开演那天，正好碰到刮台风，下大雨，马路上到处是水，但观众不怕风雨，趟水赶来看戏。听说是盖叫天演《洗浮山》，李少春连看三场，一天换一个座位，今天前座，明天边厢，后天座，他对别人说，看盖先生的戏，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美的。”老人歇了一下接着说：“可惜他没上三楼来看看，从高处往下看那才美呢。”老人眼睛一亮对我说：“麒麟童的戏要看。东洋人进上海，麒麟童在卡尔登演《明末遗恨》，他演崇祯皇帝，